



十月

符·維什涅夫斯基等著

十

月

〔短篇和特写集〕

〔苏〕符·維什涅夫斯基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В. Вишневский и др.

Октябрь

本書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7 年版本譯出

十 月

〔短篇和特写集〕

著 作 者 〔苏〕符·維什涅夫斯基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D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350×1156 耗 1/32 印張：9 1/2 插頁：4 字數：194,000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0 册

統一書号：10078·1225

定价：(八) 1.00 元

統一書號：10078·1225
定價：1.00元

目 次

一九一七年的春天	符·維什涅夫斯基	1
十月前夕	德·富曼諾夫	8
涅瓦河上的炮声	包·拉甫列烏夫	15
十月之夜	尼·尼基丁	42
十月之夜	列·尼庫林	57
十月的故事	阿·雅科夫列夫	61
难忘的日子	德·富曼諾夫	83
格利什卡	安·馬卡連柯	99
宮殿	尼·吉洪諾夫	112
海	阿·綏拉菲摩維奇	119
第一次团代会	阿·別茲敏斯基	128
第五天	尼·楚科夫斯基	142
哥薩克人	維·阿夫杰耶夫	163
青苗	費·革拉特珂夫	175
两次战斗中間的一夜	阿·托尔斯泰	201
謝明·柯特科	瓦·卡达耶夫	216
地下的战斗	康·巴烏斯托夫斯基	266
普塔什卡	亚·法捷耶夫	277
講故事	鮑·波列伏依	286

編 后 記	298
-------------	-----

一九一七年的春天

符·維什涅夫斯基

一个年青的志愿兵好容易从医院回到家里，回到彼得格勒，因为得到短期休假而感到高兴。

战争过早地使他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几年战壕生活的痛苦经历，把他早先对“宗教、沙皇和祖国”那稚气的忠诚打消得干干净净，使他得到一个熾热而强烈的信念：必须消灭那极其可怕的旧制度。

这个他从小就感到亲切的城市使他很激动，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他在那些熟悉的街道上走着，他为人民的革命激情高涨感到兴奋……但是，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还有些模糊不清，这叫他恼火，并且把他满肚子的高兴都打消了。那种强烈的不快之感逼使他检查自己的思想。这种检查似乎应当产生一种令人欣慰的效果：一切都很好——革命已经发生了。但是不安的心情又立即控制住了他。十分明显：这里是有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关系到某件重大的事情……不过，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同志们准会肯定说，祖祖辈辈盼望的、许多优秀人物曾为之流血的一切都完成了。你们要巩固已经赢得的自由。只要想一想，一切发生得多快呀，好象目前不必再去幻想革命了。我们白白地忍受了多少痛苦啊！如今生活好过啦！

但是，关于錯誤的想法仍然縈繞在这个年青人的脑际。他想知道无论如何要彻底知道一切，弄明白一切。从前，在他看来，問題很清楚：“打倒专制制度！”就是現在，一切也很明白：沙皇制度已經完蛋了，以后就是社会主义——一种美好的、不平凡的生活！既然苏維埃的同志們都那么定心，可見一切确实都是很好的。“那里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人’，而是代表，是政治家啊。但是，天哪，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还不是一切都明白呢？”

在医院里和路上，他怕人家譏笑，很小心地向士兵們打听，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尼古拉①給赶走啦，如今有了命啦。”但是这些回答都不能使他滿意。

一群工人拿着紅旗和花束在走着，引起了这个年青人的注意。他走过去，問他們到哪儿去。他們一边走一边回答說：“到芬兰車站……去迎接……”迎接誰呢，他不了解，可是很想知道，也就跟着他們走。

老百姓在走着，士兵們在走着。士兵們脚步走得很齐。这个年青人兴奋地望着他們：“你瞧这些人哪，蓬头散发的，你們全是我那亲爱的士兵。全是很好的……你們支持过人民！”忽然間好象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慣常的思想进程又恢复了：沙皇制度被推翻了，真是好得很！沙皇制度是人民和士兵一起推翻的！往后什么事都应该一起做……一起做！一起做！似乎問題正是在这里，錯誤給找出来了。找着了！这一点他以前怎么沒有想到？从前大家都象夜猫子似的过着生活，彼

① 指俄国最后一个皇帝尼古拉二世。——譯者

此不相往来，連自己都要避开自己，看不見天空。想起了那不寻常的光明和欢乐的片刻，士兵們在前綫互相接吻：“专制制度打倒了！大家都活着看到啦。我們一起达到目的了！……”禁不住流下眼泪，抽噎起来。問題全在这里，全在这里！弟兄們，我亲愛的好弟兄們！人民！可是如今好象又不在一起了。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这个年青人心情激动地走着，准备去吃苦、去愛人們、去行动……他的視線驀地落在一个帶領連队的軍官身上。

那个軍官拱着背走着，仿佛既沒注意到人們，也沒注意到街道，甚至連自己的連队也不在意……他走着，他那肩膀的扭动，一双漫不經心地掠过小水洼、鵝卵石和人行道上短鉄柱的冷漠的变小的眼睛，生着一个肿胀的大鼻子的整个臉，表明他什么都不在乎。要不是职务关系，真的，他現在准不会把連队带到芬兰車站去。

年青人象着了魔似的，眼睛不离那个軍官，尤其是他的臉。鼻子、胡子的顏色、顴骨、顎骨——这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人？从哪来的？他忽然明白了：这就是旧制度！臉色血紅的，有胡子的，顴骨高高的，生着“合法式样”的硬瘤的，狂叫猛喊的，是那些警察、区警察局局长、分局局长、巡官、看守长……怎么会这样的呢？……又是一个解决不了的問題！一个不可理解的錯誤又不知从哪儿掉下来，打乱人的思想，搞得人昏头昏脑。一双眼睛盯着一面紅旗和在旁边走着的軍官，在这个年青人看来，軍官就是旧制度的体现。

連队在走着。

“一二一！”

年青人也照着习惯，齐步走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难道没有人发觉什么吗？忽然间却有人要叫俄罗斯走上错误的道路呢？

一个给三年战壕生活弄得苦恼不堪、精疲力竭的人，徒然地想弄明白：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不是革命吗！

他抓住了他从周围环境中抽出来的一个可怕的形象：一面红旗和旁边一个旧制度的军官。多么奇怪，多么叫人不痛快！不知是谁，不知在什么地方，不知怎么犯了这个错误。毫无疑问是应该纠正的！对大家说，对人民说：让“这种家伙”走在连队前面，走在红旗旁边是不行的。应当走出去告诉人民。那么一切都会正常的。难道人民没有眼睛吗？……但是为什么谁也没有发现呢？……顿时又产生一种叫人痛苦的、使人激动的思想……

事件发展得极快，它的复杂性许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年青人刚从前线回来，要把这一切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几乎是不可能的。

许多人象他一样，还不知道，也不明白，正当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最初几天将全部力量投入直接领导人民和军队的时候，孟什维克却利用这个事实，并且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领袖还没有从监狱、流放和流亡回来，就用虚假的诺言来欺骗人民，攫取苏维埃中的代表席位。他们给群众指示错误的方向；支持资产阶级的代表；硬叫人民相信，资产阶级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并且用这些话来使许多人误入迷途。他们连人民殷切期望的和平想也不去想它。他们欺骗

人民。

这个年青人沒觉察时间是怎么过去的，跟随着大家一起走，不断地观察着那个軍官。

軍官无可奈何地、不情愿地指揮連队：“你們知道，委员会要求我履行职务。”

“向右看——齐！”

他对連队喊了“稍息”的口令以后，抽起烟来，但是忽然把香烟踩灭，习惯地将腰带、帽子和手枪弄弄整齐，高声喊口令：

“注意，向左——看，迎接！举——枪！”

这时候，这个年青人才发觉，他跟一群人一起站在芬兰車站旁边。

士兵們都举枪敬礼，按照操典陡轉过头，斜着眼睛看。

广场上挤满了人。这儿有水兵、士兵、工人、知識分子、大学生和中学生。妇女們拿着花束。旗帜、标語，在探照灯光中突然发亮的紅点点，使得广场五光十色。房屋的窗子都敞开了。街上交通停頓了。

“这样迎接誰啊？”

这个年青人终于看到了大家等待的那个人。人們用手捧着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到地上。这个人个子不大，穿着便服。

他竭力想尽快地摆脱見面时免不了的一切礼节，便走到旁边站着一群工人的地方去，毫无差錯地在他們中間認出了自己彼得堡的那些老同志……

这个年青人看到他們帮着那个到来的人爬上高处。在黑暗中他分辨不出是講坛还是汽車……接着在探照灯光中看清

楚了，是装甲車……那个人爬了上去，用一个普通而自然的动作脱下帽子，向大家致敬。露出了哲学家睿智的前额。他望着人们中间，仿佛在对每一个人分别说些自己的非常诚挚、明朗而又聪慧的话。

人群中静下来了。没有人低声谈话，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东张西望，也没有人抽烟……大家都专心致意地倾听着！附近房屋窗口里的人也在听着。来迟了的人爬在电车杆和路灯杆上听。人们把手掌贴着耳朵在听。大家都在听着，叫那些动来动去的人不要动。全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每一句话都不漏掉。大家听着，激动得呼吸都加快了。

他在人人都听得懂的、仿佛很有分量的寥寥几句话中，震动了人们的意识，说出了他们至今还不知道的、深藏在内心的、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

人们有时感到极其吃惊，不理解他们自己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想到……多么简单，多么正确啊！真理和自由的概念获得真正的、清晰的、十分确切的意义。从前那些死板的、在天地间凝结的关于上帝、沙皇等等的观念，模糊不清的、保存在心中的有关幸福和真理的幻想，全被那些生气蓬勃的、绝对的、令人信服的客观现实的规律所代替了。

好象那个讲话的人用自己的思想拥抱了整个世界。他极其确切而清楚地确定了各种现象的原因和联系。这些初次听到的、意义深远的言语永远深铭在脑中和心上。它们最初的影响，它们所留下的最初的印象，是无与伦比的。人们都想挤过去，靠近那个讲话的人。当风儿把他的話吹走了的时候，人们都感到非常遗憾。

人們在他們所听到的、揭示出宏偉远景的一切話語的影響之下，都想立時上哪兒去行動。

这个年青人生平第一次得到了对一切重要的、折磨着他的許多問題的答复。他拉拉旁边的人，低声問道：

“这个說話的人是誰？是誰？”

“难道您不知道嗎？是列宁！”

列宁用一个总括性的公式、一个建議、一个指示（他以自己天才的全部力量、自己热爱人民的全部力量、自己整个偉大的心将这个指示給予了人們）結束了他那将永載于世界史冊上的演說：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1929—1939年

亦 桐 譯

十 月 前 夕

——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在伊凡諾沃-

沃茲涅先斯克

· 德·富曼諾夫

我們希望五月一日是一个暖和的阳光普照的日子。可是今天的天气糟透了：折磨人的蒙蒙細雨下个不停；路上水坑里的污水发出淅瀝淅瀝的响声；房屋、板棚和柵栏都仿佛涂上了一层灰白色，显得有些愁眉不展；霧蒙蒙的寂寞无聊的天空低低的压在頭頂上。

唉！五一节完全應該是另外一个样子。不但是我，我們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天气晴朗，树木花草葱翠碧綠，高高的天空一片蔚藍色。

現在，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感到沉重和委屈；甚至不仅仅是沉重和委屈，而且还有些担忧。要是一个人也不来，只有几个拿大旗的可怎么办呢？誰愿意在这种倒楣的下雨天把自己折腾上几个鐘点？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少我一个人吧……我一个人不去有什么关系？一准不去了，人够多的了……等該死的阴云散了……”这个念头象一枚釘子扎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不安……

我走进了寬敞的工厂院子。我看它很象一件摊开的油迹斑斑的工作服，碰到下雨，滿院子淌着油脂、石灰浆、石油和粘成一团团的污泥……

在这空曠的院子里，比起清晨在那行人稀少的街道上来，更加叫人感到煩惱……

工厂委员会的办公室是一个不大的半明不暗的房間，四周墙壁很脏，滿屋子烟霧騰騰。

我們今天一清早就到这里来了：昨天几面緞子旗还没有縫好，劇場里的舞台也沒有搭好，劇場在今天五一节是要开幕的。我不是第一个到。卡吉琳娜·卢涅娃，娜斯佳，娜斯佳的妹妹，加甫利洛夫，尼基塔·古朋，阿列克赛依奇老头，有那么多人已經来了，恐怕是在这里过夜的吧？

“你們好，同志們！”

“你好，巴維尔！拿了錘子到劇場的舞台上，那里等着你帮忙呢。”

我正准备走，可是象往常一样，在走之前我总要望望卡吉琳娜。她那对眼睛給濃密的睫毛盖住了，我看不到；只見她两片嘴唇閉得紧紧的；头巾低低的垂下来，弯着身子埋头在工作。我不愿打扰她，不愿打断她的工作，一句話也不准备跟她講，我最好还是听听，看看她等会怎么对工人們作庆祝五一的講話。工厂委员会决定今天讓卡吉琳娜去講話，工人們都喜欢她，尊敬她，她是一个聪明、严肃，深明事理的姑娘。

我在一条只有工厂里才有的很长很长的过道里摸索着向劇場走去。我們把劇場建在一所空出来的板棚里，过去这个板棚从上到下都堆滿了老板的貨物。我站停片刻听着，四周靜

悄悄的。只是从墙后面隐约传出来讲话的声音，从对面可以听到敲几下锤子、锯几下锯子的声音。在这条过道里就象在地窖里一样，潮湿、黑暗，甚至有些可怕……孤单一个人该有多难受，不管是在这里，或者是在无聊的毛毛雨下个不停的街上，都是一样……

我走出过道，直到板棚，就在板棚里工作起来。我心里还是感到很烦恼，看到同志们也都不太高兴。我们锤着，刨着，锯着，搬呀，砍呀，钉呀……时间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在过去。雨照旧下着，雨点是连绵不断的，有气无力的，死气沉沉的。

有时候我们有三秒钟安静，锤子不敲，刨子不刨，锯子不锯，隔壁就传过来一种声音。时间越久，声音就越清楚，越响亮。响着，响着……我们听清楚了，是喧嚷嚷嚷的人们谈话的声音……“那么说，没有完全落空，”我心想，“也许，节日还能象样庆祝一下……”随着隔壁越来越响亮的谈话和喧嚷的声音，我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我怀着烦恼痛苦的心情来到这里，而且在这一刹那之前我一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现在我发觉这种心情总算慢慢的一点一点在烟消云散了。

工作结束了，我们搭好了舞台。我跑回去的时候又经过那条长长的阴暗的过道，可是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看着叫人讨厌了。我一走上梯级就直到窗口，窗是向院子开的。院子里挤满了工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差点儿叫出声来，“这难道是真的吗？那么说来，不管下雨、泥濘，或者是阴沉的天空，什么都不能……”

我感到羞得脸都红了，突然觉得自己既可笑，又渺小，并

且为自己早上有那种愚蠢的怀疑思想而感到可怜。

我非常激动，急忙赶到工厂委员会去，可是别想进去，进出口都让人塞住了。人群向门口涌出来，忙着到院子里去开会，开完会要到市内主要的广场——苏维埃广场去，每个工厂都要在規定時間前到苏维埃广场集合。人群开始移动了。我也跟着动了。走进院子，照样吹来一阵早上有的那种潮湿味儿，雨还是无情地、忧郁地下着，铅灰色的天空还是阴沉的……可是我現在心情十分愉快，高兴得气都透不过来了。在这片刻間我是幸福的。我甚至感到自己仿佛战胜了誰，取得了什么胜利似的……

到今天早上，我們还没有看到过新的緞子旗。現在这些旗子都在講台两旁，我赶忙仔細瞧着：

“苏维埃政权万岁！”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打倒十个資本家的部长！”

“工人监督生产！”

“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

“和平万岁！”

“打倒万恶的大屠杀！”

“共产国际万岁！”

“消灭資本主义！劳动光荣！”

嗨，这是些多么鼓舞人心的口号啊！

工人们怀着多么兴奋、激动的心情口傳着这些激昂的話語啊！这些就是我們必須追求的目标。我們必須在这样的旗帜下前进。